學案小識

卷六目錄

守道學案

學案小識

守道學案

永甯于先生

先生諱成龍字北溟號于山由知縣歷官兩江總制聖賢之學體用一源有眞體者必有眞用有眞用者必有眞體如先生者所謂有眞用者也而眞體卽於用中見之自省六戒曰朝廷設官分職皆爲治民而與民最親莫如州縣近來積弊成習親民者反以累民甚有不知廉恥爲何物而天理人心四字置之高閣不問矣噫吏治日壞如倒狂瀾何時止乎用是偶採成言兼參時弊

陳列六則朝夕省觀自爲猛惕倘反是道也王法不及必有天殃及之矣謹列于左一曰勤撫恤州縣之官稱爲父母而百姓呼爲子民顧名思義古人所以有保赤子之喻也夫保赤者必時其飲食謹其寒煖事事發於至誠保民者亦當規其饑寒勤其勸化事事出於無僞無僞則有實心縱力有不及與事有掣肘然此心自在即於萬分中體認一分亦百姓受福處也昔陽城云撫字心勞知撫字必從心出由心而發隨事加恤更有裨益若徒從外面摭拾一二便民好事以爲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殘忍者幾希耳是不可不戒一曰愼刑法草木

禽魚皆有生命不可恣意殺伐况人爲萬物之靈其肌膚手足悉胞與也人不幸而涉詞訟又不幸而於詞訟中受刑罰雖十分不可寬必須求一分稍可寬處此呂叔簡戒刑書內所以有不輕撻不就撻之說也至於囹圄福地昔言已及當思入此者皆無知小民或有冤枉極可哀痛自然稍加體念若徒任意禁獄與任意加刑甚有徇情面恣苞苴以下民之皮膚供長吏行私之具者或身或子孫定遭奇禍是不可不戒一曰絕賄賂爲貧而仕雖委吏乘田止爲祿養未嘗於祿養之外有別徑也若舍此而外多求便利卽爲暮夜楊伯起之四知

言之已可懍矣昔人云士大夫若要一文不值一文又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試思長吏於民論到錢處亦何項爲有名乎夫要人錢而不與人幹事則鬼神呵責必爲犬馬報人要人財而替人枉法則法律森嚴定當妻子連累清夜省此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一曰杜私派小民最苦額徵尚且難應未知私派從何起也不過頻年來軍需緊急如解馬賠馬與兵馬行糧草豆銜途供應動以千百無計可支故有派之民間俟日後銷價給發者如近來行糧價值檄行刊附由單之末以防發民短少之弊是部院大臣亦疑州縣爲先取民而後

發價矣不知先取後發雖至公無私小民之揭借其利已經數倍況長吏派一錢則胥吏派數錢長吏派一斗則胥吏派數斗有極不堪命者乎何如稍那正供現價現買而即力請上臺迅速開銷并由單價值亦多此一番周折昔人云於不得已中求一分擔當即人民利益處也至於因公苛斂任意誅求種種乘機自利不啻爲盜取人定然自有後禍是不可不戒一曰嚴徵收小民正供自有額賦外此分釐非可苟也近來徵收立法甚令自封禁絕火耗上之所以嚴州縣者可謂周且密矣夫爲州縣而受上之禁飭即使無弊自好者尚覺汗顏

至爲州縣而并禁飭之不靈倘有自欺則有心者將視爲何等乎古人云錢糧一節若肯請減其善無量今錢糧不能減而去其錢糧中加增之弊亦與減錢糧彷彿况鳩形鵠面此等困苦小民欲除拔其膏血縱令安然無事滿載還家後日亦必生流蕩子孫以覆敗之者是不可不戒一日崇節儉天生財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之心方能用度相繼倘奢侈任意飲食若流無論暴殄因犯譴訶即費用必思取給是亦壞心術之萌櫱也夫長吏近民雖自已足食尤當思民之無食者自已披衣亦當思民之無衣者推此一心縱令衣食

淡薄尚且不能消受而猶欲起侈麗之想乎鄭俠語人云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夫衣食甚細而至以盜相推此充類至盡惟恐長吏之稍奢也是不可不戒此六者語語從心上嚴砭不言克治存省而克治存省備矣他若弭盜條約明以立法威以成仁所歷之地無不服教畏神者此也先生之眞體用也初選羅城榛狉狩狠之區也山獠不遵法難制相識者多止之先生謂義不辭難慨焉有吞猺獞餐烟瘴死而不為少屈氣槩及入境榛莽滿目先生朝捕賊夜枕刀約會鄉民申明保甲截路劫搶者緝而誅之嘯羣擾害者

剿而滅之頑梗不畏殺者以剝皮為令三年而盜風息民乃得安書其功者稱之為勇余曰非勇也仁也仁於民故勇於除害民者也由是而合州而黃州而至總制兩江皆此法此意也勇之至仁之至也之任江南騾車一輛與幼子共乘之在制府兩載餘日食麄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食肉味江南人號為于青菜嘗徒步微行早晚出入僧舍中於是人人轉相驚愕各有一于總督在眉睫間彷彿如或見之舉凡面赤鬚白形貌微似者卽皆屏息而避焉其素經創懲革面自新者言及輙泣下曰吾頼于青天乃有今日吁先生之清

令人畏令人服令人感泣何若是其神也則以其出於誠也眞體眞用於是乎見之夫而後知先生之政書郎先生之學案也天下之言淸者孰如先生天下之言勇者又孰如先生曰仁曰誠先生可無愧矣先生吏者之師也而後之最相似者莫如樂園嚴先生嚴先生諱如熤漵浦人生而豪傑才智過人自作諸生卽以天下事爲憂樂適三廳山苗不靖上平苗策當事偉之舉孝廉方正特蒙

召對簡發陝西知縣辦理教匪積功超擢漢中府知府先生興學校勸農桑作紡具以補女紅講團練以備民

衛南山在境內各省無業之民雜處其間木竹各廠以及叢祠黑店俱易藏奸先生跨一縣出入往來道之以墾種與之言善惡利害數十年安靖無事先生之力也山中人與先生習感先生恩至今思之者猶稱爲嚴一縣云官至按察使卒贈二品入名宦祠所著有三省邊防備覽苗防備覽洋防輯要等書

栢鄉魏先生

先生諱裔介字石生號貞庵歷官大學士守周程張朱正脈身體而心會之著有聖學知統錄及知統翼錄其知統錄序曰聖學知統者述見知聞知之統也自孟軻氏既沒聖學晦蝕火於秦雜霸於漢佛老於六朝詩賦於唐至宋乃有濂溪程朱繼起伊洛淵源粲然可觀其後爲虛無幻妄之說家天竺而人柱下知統遂不可問矣余因子輿氏之意而發明之由堯舜而前始自伏羲以明知學之本於天由孔子而後終於許薛以明知學之不絕於人其間或考諸經史或徵諸先儒蓋推天命

人心之自然以發大中至正之極則而功利雜霸異端曲學之私不敢一毫駁雜於其間誠不揣固陋亦欲存天理遏人欲息邪說放淫辭有助於化民成俗之意也學者志聖人之道由是而求之水木本源豈不昭然覺悟而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良有在乎昔論語終篇述帝王治世之要而推其本曰中孟子終篇述聖賢傳道之意則揭其要曰知所知雖何亦曰知厥中而已矣知厥中謂之見知聞知不知厥中不可謂之見知聞知也吾願學聖人者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其知統翼錄序曰

余既作知統錄矣復續以翼錄者何嗚呼自孔孟以後

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豈道之難知哉天命人心至善之道本自易知不求者失之不著不察而過求者失之索隱行怪此其所以終於不知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聖道之醇詣狂狷者聖道之干城也伯夷柳下惠論語以爲逸民而孟子躋之聖人之列乃又曰隘與不恭蘇子由古史則云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尚足以爲聖人乎吾從孔子而已然余觀二子之所學實亦未易及者雖道遜孔子亦亞聖之儔清和之贊亘非誣也天運遞衍賢哲代興自董江都以下至高存之或材力有厚薄學問有淺深時命有

隆替師友有淵源德業不同要皆篤志進修挺然自立不惑異端潛心希古豈非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耶使得聖人而爲之師其所造又豈止是已乎以之羽翼聖道鼓吹六經亦猶淮泗之歸於江海黿鼉之儕於岱宗也余因捃摭遺傳詳爲論述俾後世學者知所景行焉至於世所好尙而悖於理與近於理而未深未醇者並不採錄夫豈不欲汎愛兼收誠恐開不正之端倪而未合於天命人心之本然也尙冀海內大賢匡其不逮而誨之若曰知我罪我則吾豈敢又聖學知統合錄說曰吾序述知統錄自伏羲至薛瑄而止吾序知

統翼錄自伯夷至高攀龍而止有生而知之者有學而知之者有困而知之者及其知之一也虞廷言中成湯言性論語言仁大學言止中庸言誠孟子道性善知之理備矣周濂溪作太極圖通書程伊川作易傳朱晦庵作四書集註通鑑綱目眞文清作讀書錄蔡虛齋作蒙引林希元作存疑知之理復大備矣老子之空虛佛氏之寂滅告子之無善無惡管商之雜伯功利荀子之性惡楊雄之善惡混王通之以佛爲聖人王陽明之性無定體李贄之詆毀聖賢褒頌奸雄皆知之蠹也夫道者天地人物之所不能外也知道則知天矣知天則知性

矣知性則知仁矣知仁則知義禮智信矣知仁義禮智信則知誠明之合一知誠明之合一則知明德新民止至善爲千古聖學之極則格物致知其求知之方也正心誠意修身其守知之要也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充知之量也究其歸則體用兼該顯微一貫窮以淑身達以濟世歸於仁而已矣又致知在格物論曰知物之所以爲物則知知之所以爲知不知物之所在而強言致知之學者非明德之本指其於學也爲妄而已矣知外之物非物也物外之知非知也若以其超然立於萬物之上而不與物以爲偶以是冥然自號曰致知致知則未

也夫惟顯微無間精粗一致直鏡夫天人合一之大原而不忽其用力之方於是乎窮理之學乃以有功於天下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明明德之始事何其灼然哉夫物之說至難言矣聖門論述未有訓釋之明文此固啟天下後世以疑似之端者也然紛紛於百家爲惝恍無據之說不如還考於六經有至當不易之理易曰精氣爲物凡物未有不合精於氣而成者所謂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物未有無則者所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孝慈之德是也孟子曰凡物皆備於我矣理一本而

萬殊萬殊而歸一本蓋不知物之爲我我之爲物也如是而物之爲物亦大可識矣四海有聖人焉此物此知也有賢人愚人焉此物此知也烏用格然而知不遺物仍以知達之於物則有燦然明備之象物不外知卽以物涵之於知則必有極深研幾之功吾乃知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者伏羲之格物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孔子之格物也能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以參贊化育者中庸之格物也道性善而稱堯舜四端之發擴而充之火然泉達者孟子之

格物也物即是知格即是致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矣然正心誠意而曰先者次第而及之之義也此直曰在者反而求之更無別解之義也先儒高存之曰聖人之學所以與二氏異者以格物而致知也致知而不在格物自以爲知之眞而不知非物之則去至善遠矣所係豈其微哉斯言也有得於致知格物之心傳又著希賢錄十餘年而成其書有五門二十五目一曰爲學門目曰格致曰存省曰謹慎曰遷改曰闢距二曰敦倫門目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兄弟曰朋友三曰致治門目曰宰輔曰臺諫曰牧守曰教化曰武備四曰教家門

目曰勤儉曰學問曰敦睦曰仕宦曰祭葬五曰涉世門目曰頤養曰度量曰謙忍曰義命曰應接蓋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俱蘊括其中矣先生本所學以立朝由臺諫而風憲而銓宰而閣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凡有關朝綱國紀吏治民風者皆窮源溯委詳悉敷陳以求見

允而後已所著知統錄希賢錄以及孝經註義四書大全纂要四書朱子全義四書精義彙解四書節提解約言錄鑑語經世編古文欣賞集左國欣賞集唐文欣賞集古文分體大觀集諸書士林多未之見至其交往中

所稱孫北海者非可與講學之人也是不可不辨

安溪李先生

先生諱光地字厚庵號榕村進士歷官大學士諡文貞講學一以朱子爲宗其所以學朱子者曰誠曰志敬曰知行嘗謂性誠而已矣聖賢之學亦誠而已矣明根於誠而誠又根於明誠者成始成終之道而明在其間故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實理渾然而萬物皆備於我此所以謂自誠明而爲性之體萬物散殊無非完其性之固有此所以謂自明誠而爲教之用事於性者尊德性之事也事於教者道問學之事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忠信即誠也主於忠信以誠致明尊德性也故德修而爲業之本辭修誠立以明致誠道問學也故業可居而爲德之資德業相資故誠明相生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其德也恕其業也孟子曰反身而誠忠也强恕而行恕也忠恕皆誠也忠則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恕則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終始於誠而明在乎其間此聖學相傳之要二千年之遠而有周子知之故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此則存誠以爲克已之地又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不善之動妄也妄

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此則克己以致立誠之功也又謂朱子言學敬知行而已五峯胡氏則前有立志北溪陳氏又加以虛心今觀虛心在立志居敬之內雖不別爲條可也故曰立志所以植其本也居敬所以持其志也窮理所以致其知也躬行所以蹈其實也此非獨近儒之說蓋上古聖賢之說也四事者一時並用非今日此而明日彼故欲行而不知則倀倀然其何之求知而不敬則心昏然而不能須臾敬而非志則又安得所謂日强之效也且志而非敬則此志何以常存敬而非知則措其心於空虛之地知而非行則理皆非在我而

無實矣然四者雖相須並進而其序旣有先後則得效亦有難易淺深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已立矣三十而立蓋敬始成也自不惑知命耳順而知始精又至從心不踰矩而行始熟先儒以爲因其似以自名爲學者立法是已古學校之敎亦然始視離經辨志觀其志之何如也繼視敬業樂羣察其能敬與否也又視其博習親師論學取友則知學問思辨之日新卒乃知類通達强立不返則知力行之有成矣然此四者循環迭用日月有日月之功終身有終身之驗聖人有聖人之效學者有學者之益雖一日服行朝暮之間亦可以

旋變又如志於道亦立志之謂也據於德亦持敬之謂也依於仁者眞知允蹈乎天理之中游於藝則義精仁熟之事也立志之與存誠異者誠其主志其趨向蓋誠又志所自出也然未有志不立而誠存者立志而居敬以持之則存之又存而成於性矣其宋陸析疑曰有宋中葉運膺五百之期天顯聚奎之象其所以紹絕學理遺經使聖人之道復明於斯世者豈偶然哉周邵程張皆以先覺之資任道統之重又幸而相師相友講明其所未至其淵源所漸所以深造直達於聖人之蘊者必有非後人之所能窺者矣虞廷羣后鄒嶧諸哲以來於

斯爲盛是以千餘年之蕪翳堙塞啟之闢之攘之剔之聖人之道灼乎其可見坦乎其可循嗚呼其功可謂偉哉南狩以後而朱子出焉祖孔孟宗周程正六經黜百氏躋中庸之堂而入其室雖聖人有作不能易也而在當時與象山陸氏其學終不能以相一後世隨聲之徒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始也安於性之所近繼遂執爲門戶之見而不可回嗚呼彼固不知朱子然亦何足以知陸氏哉夫陸氏之論躬行必先於明理其言窮理必深思力索以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此固與朱子知行之學同歸而其心悟身安言論親切雖朱子

亦爲之感動震矜而爲之左次然則朱陸之道豈如一南一北之背而馳哉其始終大致之所以不合者陸氏之反約也速收功也近其教人之法則徑而多疏朱子之用力也漸衛道也嚴其教人之法則周而無弊也夫破末俗之陋傳聖賢之心洗訓詁之訛發精微之意若是者固二子之所同心然惟其訛且陋也則必有以矯而正之爬梳剔抉究其枝葉以達於本根使夫精微之意聖賢之心學者有所望而至焉豈可謂是無益之業而不復措意於其間乎孔子聖人也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宏問官於郯子假年學易至於韋編三絕而不能

休歎夏商之文獻不足足則吾將往而證焉仲尼亦胡爲孳孳而事此無益之業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天之未喪斯文者蓋在乎經也經莫大於易易莫大於先天先天之學不傳久矣自堯夫發之而陸氏以爲非作易之意無極之妙主靜之宗自濂溪啓之而陸氏以爲是老子之旨性之所以善心之所以仁主敬之要知行之方自程氏兄弟明之而陸氏以爲與孔孟之言不相似凡如此類皆可以見其講學之疏而其議論舉措之間猶未免於精神用事而氣不可掩不如朱子之粹然平中有以極規矩準繩於無憾也揆厥所由陸氏

蓋見世之支離沈溺而不能自振故刊落擺脫直接乎孟氏之傳然愚竊觀夫孟子之時發明人心而無述作者去聖未遠羣經大備故第啟管鑰示關津以爲當世人心對病之藥而已自漢以來道喪文弊禮樂詩書埽地而盡異端邪說諸子百家紛紛藉藉相亂學者顛倒炫瞀於其中何由而見聖人之宗乎濂洛諸子扶持整頓者未幾或疑或信若明若昧又綿延而將絕是故朱子之矻矻著述以終其身殆有所不得已也昔周之衰王道廢而舊章亡邪說繁而大義乖於是仲尼討論墳典述帝王之道正雅頌之篇除九邪驅八索修明禮樂

之遺文使萬世道術有所統一朱子之心孔子之心也若以六經爲注脚章句爲俗學豈獨足以病朱子又上以爲孔子病矣由此言之陸子之學得無極高明而失之過反說約而弊則疏者乎是故陸氏之學吾儒之學也其閑道也猶謹其擇言也猶精非若明之中世儒墨老莊混爲一途始也師其意後也言其言靡然遂入於二氏而不可返者也雖然追原其弊則謂非陸氏爲之端不可蓋朱子之言曰今之以學自立者門戶衰塌惟陸子靜精神啟發其流禍未艾也嗚呼賢者之爲慮豈不遠哉竊觀自朱子而後幾四百年之間守其學者皆崇

正經敦實履循循乎其不畔逮乎中明士大夫自以其意爲學於是乎章句不足守文字不足求甚而典訓不足用義理不足窮經術文字議論行檢胥爲之一變而風聲大壞矣傳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曰不知其形視其影生今之世有欲爲聖人之學者與吾願謹而擇之其有世教之責者與吾願審而思之觀此則先生之心朱子之心學朱子之學可知矣夫朱子由二程而上追孔曾繼往開來使後之學者致知力行克治存省循序漸進以至於聖域者莫切於大學一書而先生乃謂知本卽格物致知傳可不補古本不必更定不亦異於

朱子乎異於朱子而有補於後學則雖異而朱子亦正
樂有此異也異於朱子而有害於後學則凡學朱子者
不能不疑於先生也何也知本示人知明德之當先也
格物致知則即物窮理一物一事不可遺也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是也極廣大極精微極切近極眞實之功也
朱子喫緊爲人其在此歟先生曰大學一書古人之學
的至宋程朱始表明尊行之然因明道伊川紫陽三夫
子各有更定故羣議至今未息方遜志宋元儒之論以
知止兩節合下聽訟一節爲釋格物致知之義而去朱
子補傳謂傳未失而錯經文之中不必補也蔡虛齋林

次崖是之而又升物有本末一節於知止之上王姚江則俱非之而有古本之復姚江之言大學只是誠意誠意之至便是至善中庸只是誠身誠身之至便是至誠愚謂王氏此言雖曾思復生必有取焉然他言說不能發明此指而多爲溷亂其言明德新民也則以新民爲明德工夫其言致知誠意也則以格物爲誠意工夫以格物爲誠意工夫似乎未悖也然以爲善去惡爲格物則謬矣其謬之謬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此則於聖門傳授全失宜乎其學大弊而不可支也愚謂大學初無經傳乃一篇首尾文字如中庸之比耳明德三言者古

人爲學綱領也知止一條者古人工夫次第也知止與知至不同蓋知所望慕歸向而已所引孔子人不如鳥之嘆可知知止者開端淺切之事也知止則志有定向所謂立志以端其本至於能靜則心不爲物動能安則心不爲物危此則又有以繼其志而持乎其志也能慮即下之格物致知能得即下之誠意而有以得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實也此兩節自小學入大學之規模節次一書之指要也物有本末至知之至也以能慮言也凡物則有本末矣凡事則有終始矣循其本末終始而先後之此大學之道也然必於本末終始而知所先後

乃可以近道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當自國而遞
先之至於誠意而尤在於究極事物以致其知正以物
格知至然後能誠意以正心修身而家國天下可得而
治也何謂知至知本之謂也蓋家國天下末也身者本
也天子有天下等而下之雖庶人亦有家本亂則末亂
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能知乎此之謂知本能知乎此
之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至此謂知本以能得言
也自曾子所受於夫子而傳之子思孟子者一誠而已
大學自均平齊治本之誠意猶中庸孟子自治民獲上
順親信友本之誠身也誠則有以成己有以成物而明

德新民止至善之道在我所謂明善格物蓋所以啟思誠之端而非思誠以外事也誠身者統言之也自此心之存之發至一言一事皆必致其實焉之謂也誠意者誠身之要也意者心之所主也心主於爲善然而存之不能發之不果不確是無實也欲善者本心之明今而無實非自欺而何原其所以如此者蓋以意藏於內其實與不實已所獨知非人之所及檢是以每陷於自欺之域而不顧惟君子愼獨以誠意誠意以誠身則心正身修而明德明矣故曰德潤身心廣體胖也夫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引

淇澳以證表裏之符暉光之盛威人之深終之以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則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者皆總之矣自明者以誠明之也新民者以誠新之也仁敬孝慈信各止其所以誠止之以其分有明德新民之殊而貫之者一誠而已無訟民之新也使民無訟明明德於天下之極也無情不盡其辭蓋民不自欺大畏厥志則民自有指視之嚴而謹其獨也誠之效至於如此故復結以知本與上章相應不曰務本而曰知本者蓋知本而後能務之此欲誠其意所以先致其知也自釋正心修身以至終篇不過著其展轉相關之效以見一誠之盡乎修

已治人之要而已喜怒哀樂之不得其正與夫心不在者不誠也好惡之辟亦不誠也所令反其所好以及好惡拂人之性亦不誠也語其功之不可闕則自身家而國天下蓋有言坊行表之著紀綱法度之施然非誠則無所以行之故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王道本於誠意也或曰子之說於經意似矣然程朱以窮理言格物致知蓋其重也今第以知本當之可乎曰夫窮理而至於知本然後其理窮致知而至於知本然後其知至曰朱子言知至者全體大用無不明今第曰近道而已何也曰小知則已近大知則彌近也知之至則將與道為一

矣朱子所言極致之地經文所言入德之初也曰知性明善之云與此合乎曰性者善而已矣物之性猶人之性人之性猶我之性知其性之同而盡之之本在我此所以爲知性明善也此所以爲知本也曰朱子謂正心修身自有功夫而今但以誠意槩之可乎曰不獨身心家國天下亦可以誠意槩之矣若其功之不可闕者則前旣言之也大抵此篇誠意如中庸之戒懼愼獨也正心如中庸之致中和也戒懼愼獨所以致其中和然朱子又有彌約彌精之云移之以說此篇則不以支離爲朱子病矣曰中庸之謹獨則大學之誠意事也子於此

又連戒懼說之何歟曰凡言誠者皆兼乎存誠立誠之兩端夫學豈有無敬之義哉朱子補言敬字蓋以此也曰經文不言而待朱子言之何也曰知止而後定靜安即其事也貫乎知行而無不在奚謂其不言也曰異於朱子章次柰何曰章次異矣而義不異而文同於古疑朱子未之棄也又竊謂如是以說經頗爲不費辭而理明且使姚江之徒無所容其喙焉姑以俟後之君子正之先生之學於此爲可疑矣而先生終莫之疑且自信之堅也其大學古本私記序曰大學古本自二程兄弟所更既不同朱子考訂又異學者尊用雖久而元明以

來諸儒謹守朱說者皆不能允於心而重有纂置爲異
端者又無足述也愚思朱子所補致知格物一傳耳然
而致知正心誠意其關自若也其誠意傳文釋體迥然
與先後諸章別來學之疑有由然已餘姚王氏古本之
復其號則善而說義乖異曾不如守舊者之安欲爲殘
經徵信不亦難乎夫程朱之學得其大者以爲孔孟之
傳蓋定論也程子之說格物朱子之說誠意聖者復起
不能易焉而餘姚皆反之編簡末事又何足以云文章
制度今古異裁以晚近體讀古書則往往多失何則其
詳畧輕重離合整散不可以行墨求而必深探其本指

者古人之書也大學之宗歸於誠意格物明善者其開端擇術事耳朱子亦既言之而不能無疑故離合整散之間是以有所更緝今但不區經傳連貫讀之則舊本完成無所謂缺亂者若大義一惟程朱是据汙不阿其所好或以為習心入之先者不知言者也蓋先生考古之功勤而知行之不逮朱子者不可以道里計故見古本為完成而於朱子之真積實踐大綱細目末之有得執而不悟籠統牽合實所不免而如小知則小近大知則彌近數語殊失之支離矣且以朱子章句比之於文章之晚近體以是為不阿其所好其得謂非失言乎先

生精且博矣舉凡圖書象數樂律韻譜以至道術兵符無不參究得其蘊奧所著有榕村語錄榕村講授榕村制義榕村全集周易通論周易觀象大指尙書解義洪範說詩所考經全註古樂經大學古本說中庸章段中庸餘論論語孟子劄記離騷經註參同契註握奇經註陰符經註歷象本要太極圖通書二程遺書正蒙朱子禮纂朱子語類四纂韓子粹言古文精藻而其最有推闡者莫如周易義理家特重焉先生生平行事備載國史學者可考而知也茲不具錄

澤州陳先生

先生諱廷敬字說巖號午亭歷官大學士先生童稚之年卽知嚮慕正學壯而愈篤老而彌專著有困學緒言若干則其言曰吾學亦屢變矣其始學詩當其學詩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詩矣其繼學文當其學文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文矣其繼學道及其學道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道矣又曰太極圖括盡天地人物之理然其所以接聖道之統開理學之傳者所貴學者以此理實體於心耳若不實體於心則天地萬物亦何與於吾事乎故曰君子修之吉修者修此而已又曰克已

復禮禮言復本有也禮即性也夫曰禮其善可知烏有所謂惡哉故絕天下之惡而成天下之善者性善兩字之功也又曰羣居最奪人志學者言貌必恭謹如以詭浪笑傲爲能便僻儇巧爲才亦甚失其本心矣曰入其中幾何而不與之俱化哉又曰凡事入手皆須忍耐稍緩則其理自著應之庶幾少錯矣又曰古人讀書直是要將聖賢說話實體於身心如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其鄭重如此今童蒙初學讀書未有不取大學熟爛誦習者其後果能行得一言一字否父師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習爲作文辭取科名之具而

已蓋以是爲固然而莫之能知古人爲學之意也書雖讀而道益不明不行矣謂之未嘗讀書可矣又曰或言道學不可不行而可不講曰是也然雖講之庸何傷講之所以求爲君子不爲小人也若心慕君子之名而身冒小人之行不愧於巳必愧於人愧夫人之以小人目之也旣愧小人之名將慕君子之實矣愧於人必愧於巳其致一也若都不知愧又何須講且猶講之必至於愧愧其不爲君子則必不至於爲小人矣使天下羣然愧爲小人慕爲君子此道學之所以行也又曰君子之言動以天而不以人小人之言動以人而不以天以天

者順而祥以人者逆而禍順而祥易簡之道也逆而禍險艱之爲也棄易簡而樂險艱豈人情哉亦弗思之甚而已矣又曰或問周子云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不知如何能見其大曰且須理會古聖賢言語行事如理會得孔子疏水曲肱樂在其中顏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此見得一分則心泰一分見得十分則心泰十分既有所見須守之勿失漸次擴充到純熟處則化而齊也又曰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夫子所謂志學亦是如此故

學者莫大於立志又曰戒慎恐懼此孔顏之所以樂也程子謂鳶飛魚躍境界是戒慎恐懼正子思喫緊下工夫處也千古聖賢相傳正脈斷不外是程子謂靜中有物始得蓋有物謂敬也敬即戒慎恐懼所謂必有事也戒慎恐懼則自然勿正勿忘勿助若靜中無物則是全無事也而正忘助之病不勝其紛紛矣此異學之空虛不可語於吾儒中正之道禪家受病正坐此以之處靜且不可况動乎故合動靜而交致其功斷非戒慎恐懼不可又曰行莫善於思然戒在三思過莫貴於悔亦不可數悔故曰再思曰不貳過又曰凡人役志於榮利紛

華一旦小失意則戚然如不欲生蓋其生平患得患失
至此而益不能自持所謂不仁者不可以處約樂也若
夫有道之士不處非義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其自
處有素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也焉得而不浩
浩哉觀此先生之學而有得可知矣先生經學邃深侍
講席最久觀
經筵奏對諸錄日有敷陳時申啟沃以喜起明良之遇
盡都俞吁咈之誠堯廷舜陛極一時賡颺之盛矣先生
精於韻語雅頌風賦無體不備而所著各體文亦逼韓
曾諸大家言中有物其有以歟

安邱劉先生

先生諱源渌字崑右號直齋寢食於朱子之書者四十年所每有一得輙事劄記積成數萬言而源流本末要不外敬義二字論主敬也以戒懼慎獨爲始而歸之於參前倚衡論集義也以格物致知爲先而極之於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其言曰行善不熟但覺善在一邊我在一邊硬强做去畢竟扞格孟子說集義一件一件用力做去集之旣久則積累漸多胸中充滿縱有物欲之感亦無處安放漸覺善卽是我我卽是善何扞格之有又曰循環變化之中能使脚根立定難矣人世間不惟禍

福盛衰在循環之中卽善惡亦在循環之中人未嘗無善但善非至善則不至誠旋以物欲之累而復陷於不善矣不善必有餘殃迨殃極則悔生善端復萌萌而不能栽培滋息則必仍受物欲之累又陷於惡矣善惡循環不已所以爲凡人而不可救腳根誠不易立哉立之當自一善始我有一善充之至盡守而不失一善既立善善如此日積月累善自壯固而惡日衰微衰微者漸至絕滅壯固者漸至盛大如此則非復循環之所能變化矣故立也又曰學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朱子又云八十九十覺悟亦只就而今地頭便劄住硬

寨立定脚根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塡補前日欠缺葢人為學不論早晚不必追究已往只要檢點未來打起精神勉强做去庶幾有補不然悲歎窮廬復何益哉又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惟上知與下愚不移遷改移三字之義一也皆離去前非變化氣質之義也從前是此等人而今依舊是此等人從前幹此等事而今依舊幹此等事是不遷不改而不移也又曰朱子曰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不恁底周帀廣大細密理乃自家固有學只是循其舊底不學則硬隄防處事一向任私意平時却也勉强得去到臨事變便亂了觀朱子所云覺

得自家真心在血肉團中爲氣稟物欲昬蔽已久一遇事變只憑舊日私意支吾本來心性不能出頭露面事過甦醒卻又追悔無及此蓋不窮理居敬之過不可言智力不足也又曰存心致知二者爲學之大端只看各人自家以何者爲重有人於此千伶百俐於道理皆能有見卻不能得之於已這便該以存心爲重有人於此篤志苦行於凡事皆能有守卻不能合乎大道這便該以致知爲重如堂有前後門由前門可升堂由後門亦可升堂也但二者缺一不可耳又曰讀書爲身上之用而人以爲紙上之用做官乃辛苦之時而人以爲快樂

之時衰年正勤學之日而人以爲養安之日科第本消退之根而人以爲長進之根可歎又曰世人終日不知恐懼憂勤二程先生獨知恐懼憂勤故周子復以聖賢之道進之令尋仲尼顏子樂處今人且宜先知苦如此三年五載收定此心而不放然後於苦中見樂也周子令程子尋樂吾今欲世人尋苦又曰道理虛處易到實處難做故仙佛常有而聖賢常無也學者讀書推測道理似能覺悟及發言處事便多窒礙故朱子臨終諄諄教門弟子云惟事上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學者離物與形而求道終

不得也又曰理不離氣而不雜氣理爲主宰而氣聽命焉氣自理出也自理出者浩然之直氣配乎道義者也自形氣生者陰濁勝而害乎道義者也故倚氣而行亦有暗合道義者畢竟氣爲主耳不如理爲主者其氣清正而無過不及也又曰一向在事物上著力則有功利之弊一向在心意上著力則有虛無之弊故須敬義夾持也又曰人只要必有事焉時時刻刻不可休歇間斷纔無事便怠惰昏塞朱子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心無所用閒坐而已玩此可得必有事之方矣又曰仁包四德必

兼四德而後成仁不然虧節文少斷制欠明察而一於溫惠則必至於兼愛無父率獸食人矣又曰看孟子須識性善求放心兩章性善道體也求放心爲學工夫也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此便是性善之注解看牛山之木嘗美矣一章此便是求放心之注解又曰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此朱子臨終教門人之口訣也爲學之要不過致知存養克己三者而已是者爲是非者爲非此致知之學也審求決去此克己之學也事事如此念念不忘此存養之學也勉勉不已循環無端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又

曰朱子教人持守曰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愚按此正是誠意工夫初下手處蓋人心無形影其分善惡全在動意發慮處不惟大段惡念是惡只此乍往乍來底閒念慮便不與正理相干人能翦截了此等意念便此心常常惺覺則淸明之中義理昭著又曰萬理澄澈則一心愈精而愈謹一心凝聚則萬理愈通而愈流又曰人當心機不活意思窒塞之時便是氣質昏濁天理將滅之兆便要抖擻精神喚醒此心使勿退怠又曰空言上達則易實行下學則難蓋影響之物臆料懸揣若無難者至於下學之事則一言而有是非一行

而有可否不可假借不可掩藏稍有不合尤悔立至矣又曰修身大法小學備矣而修身先以收心為要此心乃是箇走作底物件最難降伏譬如生鷹野獷難馴一見了人影便要飛颺為今之計只是身不外走口不問讀手不釋卷照依朱子讀書之法少看熟讀理頭理會讀而思思而復讀如此循環繼續不已自然浹洽而悅生焉矣又曰富貴貧賤自仁者處之總見得天是好意思富貴非以淫我使我富而好禮貧賤非以移我使我安貧樂道也自不仁者處之則便似天總是不好底意思富貴使之玩物喪志貧賤使之怨天尤人也同此境

遇仁者無往而不受其益不仁者無往而不招其損又曰求放心齋銘有云非誠曷有非敬曷存蓋心無形影惟誠而心乃有也心多出入惟敬而心乃存也人能持敬立定根基如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從此攻圍拔守帝業可成矣又曰學者視事太卑視理太高故於理往往求之冥漠之鄉於事往往厭爲鬼瑣之物是以理事打成兩橛求理則廢事處事則失理究竟終身未得實理未行善事良可哀也垂拱奏劄有曰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斯言盡矣又曰朱子曰虛心順理學者

當守此四字愚謂人之爲學不過心與理也心虛則大本立理順則達道行學以此始卽以此終徹上徹下終身用之不窮故云當守此四字又曰克己最難然已中卻原具得天理在故學者貴乎窮理窮理之功須於浮泛思慮中審其公正之念辭氣鄙倍中修其忠信之言躁率慢易中持其篤敬之行是非交加中擇其恰好之理銖積寸累不淩不躐將必天勝人理勝欲而原具之物在面前矣又曰理卽事物也不可作兩樣看總之一箇天理流行隨處充滿又曰舍已從人舍字最精是聖人無我處只一箇舍字全無留滯卓立於天地萬物之

表文王說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蓋莫非此意也又曰只要愛敬兩字到手便終身受用不盡不以愛敬而行者雖善亦僞妄耳又曰謹不放散勤不坍塌不放散則收束不坍塌則竦起收束竦起生道也放散坍塌死道也敬則生怠則滅如是而已矣先生敬義之功不可得其大概乎先生生五歲問身所從來父奇之十四歲而孤事母至孝遇難負母而逃卒免於禍有明末造所在寇起先生與仲兄率鄉人列墅而守約寇至閉婦女一室敗則火之旣而寇薄郡壘鄉人多被創死仲兄身中九矢氣益厲奮呼齊擊先生和之矢盡握空弮隨仲兄後

仲兄憐其弱喝止之先生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矣卒斬首二獲馬六而一郵得全鼎革後大購經史及諸儒書庋置一室殫精披讀日不暇給而尤篤嗜朱子之書曰修身大法小學備焉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取文集或問語類仿近思義例次第編纂閱十餘年數易稿而後成先生於朱子後所膺服者在明惟薛文清公本朝則陸稼書先生也先生嘗自敘其學曰始去外物而見身繼去身而見心又去心而見理蓋道其實云

休甯汪先生 新安施先生璜附

先生諱佑字啟我號星溪十歲讀孔子作春秋孟子閑聖道章夜屢夢天日晦冥舉手摩之覺而詢諸師師曰此皆聖賢之榛莽楊墨之流禍汝今所讀正人心息邪說孟子良爲此也稍長慕劉因氏所評周程張邵朱呂之說謂朱子接壤近居之幸遂願私淑以終身焉篤好小學近思錄每日遵朱子課程作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工夫崇禎末年賊寇內外交訌先生憂之著平寇十六策思效伊川詣闕上書故事時事日殆不可救藥因不果上遂隱居事親教授生徒以供甘旨楊子瑞呈景陶

邀先生赴還古書院會講先生見還古所講多雜陸王異說乃與同人發明程朱正學汪子泰茹覺斯倡復石橋巖天泉書院講會先生見泰茹學術醇正以陳清瀾學蔀通辨相砥礪焉嘗曰至善無惡性之體有善有惡情之動知善知惡爲良知爲善去惡爲良能擴而充之盡其才窮理盡性至於命斯爲大中至正斯爲至誠无妄乃陽明講學宗旨反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何耶顧端文有言釋氏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其禍豈可勝言哉紫陽書院正吾黨講學明道之壇坫乃與汪正叔江衛道汪月巖胡匏更

吳敬庵休之汪石樵吳愼先汪括齋朱濟臣祁之陳書始謝兼善諸先生振興紫陽大會爰訂六邑同人歲值文公誕生之月釋菜壇壝講學三日遵白鹿遺規本天甯講言嚴斥詭趨統一聖眞他如休城四孟會白嶽聖誕會各邑塾講月會皆不憚勞瘁雖遠必赴總以紫陽爲宗主而多方鼓舞同人蓋先生自遯世以後視富貴如浮雲避勢利如蛇蝎格格不諧於俗者四十年而一時同人皆知崇尚正學則先生之功多矣所著有詩傳闡要易傳闡要禮記問答禮記訂訛大樂嘉成四書闡要四書講錄五子近思錄四子近思翼明儒崇正錄明

儒通考明儒性理彙編讀史筆記星溪文集星溪日記
星溪家訓紫陽會籍還古會籍汪氏家譜而尤注意者
明儒通考一書辨別極嚴評斷極確高彙旃先生千里
借鈔以爲得見此書雖瞑目而無憾焉子鑑安貧讀書
克紹家學同時講學者新安施先生諱璜字玉虹以會
友輔仁明道立德爲宗主作塾講規約九條一尙道德
二定宗派三持敬四繹註五力行六習六藝七育英才
八務謙虛九防間斷其嚴始進愼晚節一遵紫陽舊規
崇尙正學與汪先生同其功焉

大甯曹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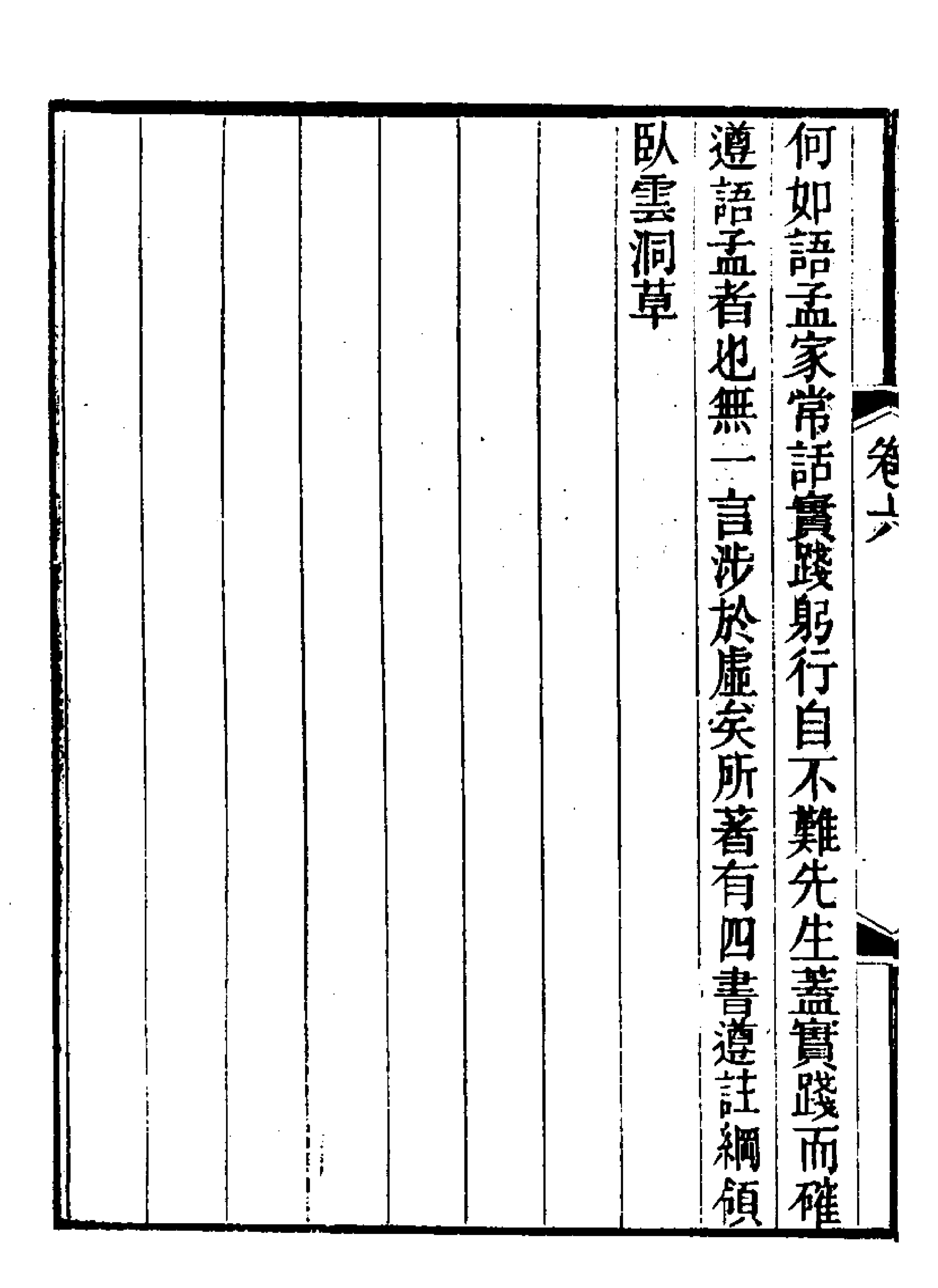
先生諱續祖字子成號陶庵順治甲午舉人養母不仕從實事實理推勘到極精極細處一言一動皆可端風善俗其原心曰人之爲臟者五而心其一也則心爲形氣之屬無疑矣但以其竅虛而氣靈故爲五官百骸之主而獨號爲神明焉所以能具衆理而應萬事也然而能具衆理者心之量也能應萬事者心之才也非此心之外別有一心矣自非聰明睿智如聖人而下焉者或爲氣拘而物蔽之則量必有所不能充而才必有所不能盡此學問開拓之功在所不容已者也古聖人言心

自舜始别危微於人心道心而即授以擇執之方曰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故聖如孔子以其心爲具明德之心
也必格致誠意以正之賢如孟子以其心爲同然理義
之心也於有放也必學問以求之況又曰盡其心曰充
其心是明以理不外氣必用功夫以全本體而後能立
此大者也孔孟言之程朱從而解之心學一道已日月
中天矣而無如程朱以後之言學者愚竊有惑焉或曰
性即心也夫性具於心心之生理也心有形而性無形
何得以性爲心或曰理即心也夫理即性之條理而萬
殊者也心能窮理而理不能外心何得以理爲心彼則

曰形氣之心非性理之心以形氣言心則一塊肉已耳揆之無聲無臭不合也求之不睹不聞無當也與其著相而墮支離何如直提而得易簡乎嗟乎此空無無心之說所自來也能不淪胥而為禪耶故靜坐之學有流而為瞑目入定者良知之學有流而為披剃參方者因而祗言冥悟不事詩書將腔中之物置為死血而心之為心皆羣起而追逐於無何有之鄉矣心學顧如是耶第不知五臟之心固為形氣而性理之尊非形氣將何屬也人而果有心外之性理哉其纖書曰文人無行動曰造物忌才輒敢怨天不知天心至公每望世人盡性

至命廣大其才以至位天地育萬物者何嘗忌之哉但世人之所謂才不過爲機變之巧作淫奇之文以之徼取名利全違上天生人之理矣是以天且惡之而挫其所求以彰惡報焉豈但忌之而已耶其日記曰言言行之理行行言之實力能行當以行言力不能行當以言行天何言哉是以行言講討陳恒是以言行好善惡惡須在本身用功五性俱生而不知好七情失節而不知惡何暇論他人是非農夫樵子語言粗率是凡民本色不是俗氣最俗最惡莫甚於假斯文其可厭處千態萬狀莫罄形容理難名狀不可以物象之未始不可於物

見之故易於卦爻之象拈出夫子於川上山梁拈出子思於鳶魚拈出朱子於滿山青黃碧綠拈出總見開眼皆是大而無外小而無內不是說虛景蓋氣在處理卽在也試看天地寒暑之氣無處不充無微不入無處不充者氣無外理卽無外也無微不入者氣無內理卽無內也其僞學詩曰學道何須道學名聖賢惟有近人情鄉愿狂狷分眞僞只恐凡人辨不清規行矩步野狐禪口是心非豈聖賢義利關頭看得破顏曾思孟眼根前剛柔氣質本天成皮相休將善惡評不壞由來方寸地高柴季路久齊名冥素談空涉異端謬從太極問奇觀


何如語孟家常話實踐躬行自不難先生蓋實踐而確

遵語孟者也無一言涉於虛矣所著有四書遵註綱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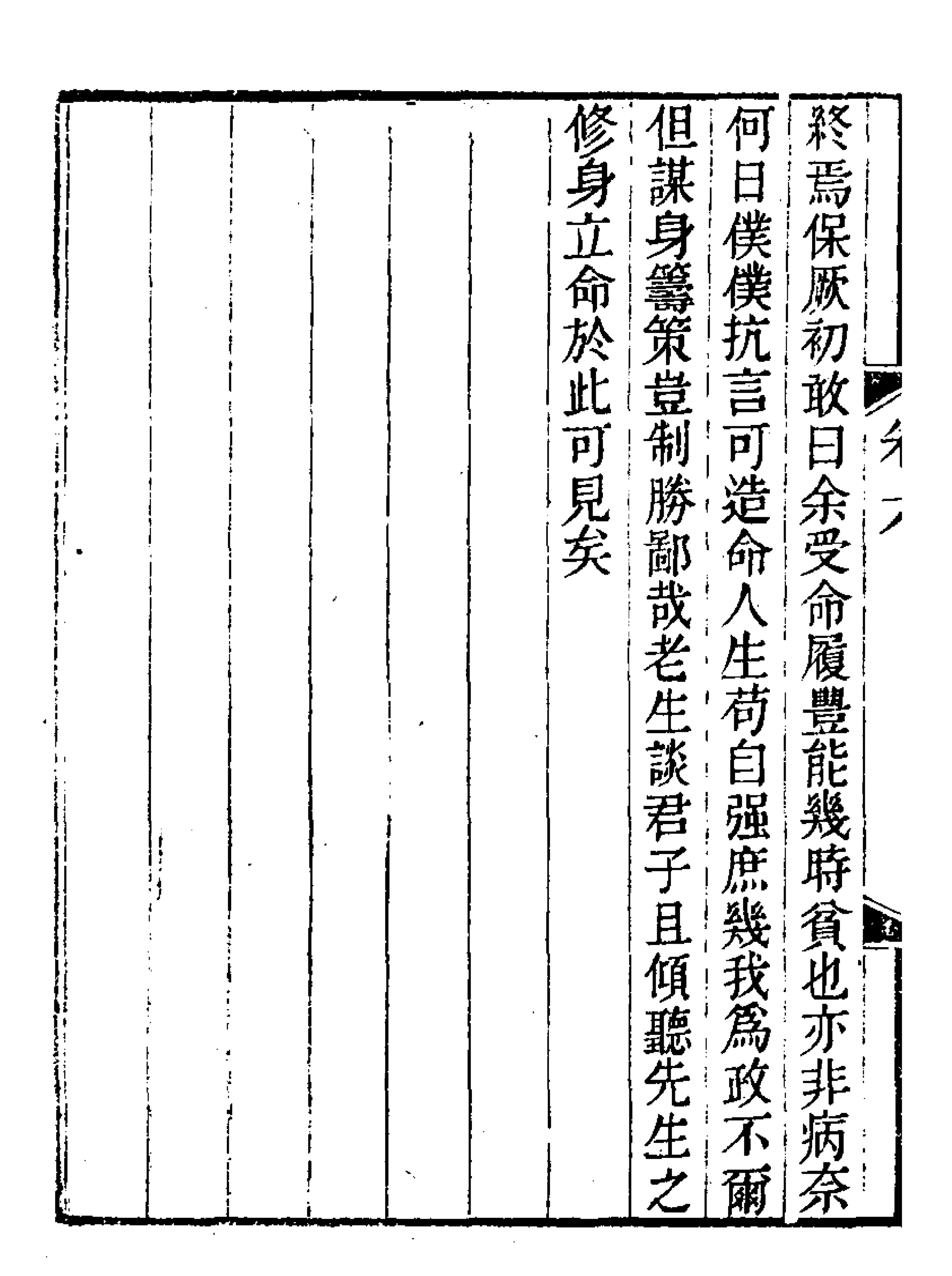
臥雲洞草

山陽李先生

先生諱鍇字公凱翰林歷官內閣學士重彝倫砥節行安常守約堅確不移日用起居有裨名教其讀書雜述曰聖人誠不易學學者用心苟不至於聖人不止且從倫物間一一體驗務求夫心之所安雖不能至亦將爲名教中不自棄之人聖人之所行凡人亦可行者吾從而師之雖不能至罔敢越焉若夫達節行權在聖人則可凡人則不可者胥師賢者之嚴不敢學聖人之大古賢人君子確可師法者乃因其一言之失力加排議而已之操心制行則皆古人所不屑爲吾不知後之排之

者又何如也讀書窮理果能反求之身正恐日不暇給安有餘地較論他人是非即使學有成就自揣不逮孟子亦不必託於不得已之辨也道之行不行有命豈人生之升沈通塞獨無命耶知之真行之篤何憂何懼不然日擾擾於升沈通塞中蓋不勝其憂且懼而卒無如此命焉何也不亦徒勞矣乎又與范彪西書曰弟於先儒之學畧無所知惟是官京師久足力不佳未能趨走手無餘錢不能徵逐讌會通仕宦詩文聲氣又性懶面易發赤不能常詣大人先生家取悅貢諛希冀非分窮年閉戶兀坐斗室中畧不事事懼神明枯槁或致疾作

因於展卷時偶有所得輙疏數語示兒輩旣歷歲月紙墨遂多罔所師承意思淺鄙以之訓初學俾正厥趨或庶幾耳於儒者性命理氣之言則概乎未之聞也又聽客言命詩四章曰戚戚憂貧賤皇皇覬榮盛擾擾百年內苦謂多算勝詎知竟相左得不得有命福常基坦途禍亦由捷徑用告明哲人尙其往古鏡方春桃李榮俄焉松柏勁四序相代謝陰陽之大命取譬人間世所趨顧庭逕烜赫貴乘時幽貞不改性茫茫且奚適勉旃以義勝弱齡守章句微尙景先正兀兀亦有年祇覺心跡淨誰肯棄伊顏委蛇附趙孟繞指匪所安聳肩將無病



終焉保厥初敢曰余受命履豐能幾時貧也亦非病奈何曰僕僕抗言可造命人生苟自强庶幾我爲政不爾但謀身籌策豈制勝鄙哉老生談君子且傾聽先生之修身立命於此可見矣

絳州李先生

先生諱生光字闇章初攻科舉入府庠聞辛聘君復元倡學河汾遂執北面禮質疑問難無不迎刃解也且篤於躬行事親至孝聘君重之崇禎甲申闖寇大亂先生北面痛哭焚其青衿自號汾曲逸民構一草堂日夕燕處其中披閱古籍諸弟子羅列其下談經課藝而外訓以二南大義程朱微言著有儒教辨正崇正黜邪彙編二書凡萬餘言先生衛道之力備見於此外如正氣猶存西山閣筆友于集種種不一要皆直寫胸臆如泣如訴以淺近之語寓修齊之化所以警覺斯世不少也其

處孝子吟曰東隣有處子夙明烈女篇字人尚未嫁而乃失所天痛玆生命薄守貞斯自全毀容絕膏沐矢志堅且堅愛人貴以德姑姊莫相憐侃辭謝媒妁何用口譏譏其與羣夢曰行善人家受貧擔災以理論之似乎不該其間消息天有安排譬如種瓜苦盡甘來行惡人家富貴榮寵以理論之似乎僥倖其間消息天有妙用助的極高跌的極重行好得好好事卻少以理論之似乎顛倒惡在隱幽人所難料神明鑒知把福折了行歪得歪歪事不來以理論之似乎可駭善在隱幽人所難猜神明鑒知替他消災又曰人之患在惡聞過在強飾非

人之憂在濫交遊在多攬事人之賤在扳富貴在效諂媚人之禍在不謹言在少容忍人之益在喜規勸在急遷善人之樂在遠俗情在廣讀書人之品在惜廉恥在安貧賤人之福在存好心在積陰德觀先生之品之學於此亦可知矣

絳州党先生

先生諱成字憲公號冰壑布衣學以朱子爲宗而用力之要則曰明理曰去私曰小心照察蓋欲理無不明私無不去而此心不至或存或亡也手四子書反覆玩味學庸尤精嘗辨朱陸異同謂本心物理原非二道朱子之意謂夫物理之卽我心也惟氣拘物蔽本心之量多有未盡故務精究物理以存養充廣之久焉則物理明而心量全矣陸氏之學亦謂本心之理無不具也乃專事本心而脫畧典籍遂使本心不充而學流於曲此二家之大畧也今人類有兩可其說以爲陸是尊德性而

朱是道問學者此言殊未然蓋朱子之道問學而實尊德性者也陸氏則自錮其德性矣尙何尊之可云乎此是則彼非此正則彼邪有不容兩可於其間者也陸氏嘗曰不求本根馳心外物理豈在於外物乎此告子義外之學也朱子曰本心物理原無內外以外物爲外者是告子義外之學也卽此數語可以見二家之異同矣若粗論其同二家皆欲爲君子皆欲持世教皆欲崇天德皆欲無私欲其秉心似無大異者而實究其學宗則博文約禮者孔顏之家法屢見於論語朱子得乎其正矣陸氏乃言六經皆我註脚又言不識一字管取堂堂

作大丈夫蓋倚於吾心卽宇宙宇宙卽吾心之見而偏焉者也本宗杲德光之緒亂鄒魯濂洛之傳稽其流弊較孟子之言楊墨其害有甚焉者也又答師淸寰書曰象山議論猶其近理者至陽明則其大亂眞者也論象山外迹則誠如陽明之序若探其原本人倫物理天下國家象山果無所害乎此義自可向知者道也不尊德性不可謂道問學不道問學不可謂尊德性若日用力居多此學便屬偏曲項平父書雖出朱子亦陽明定論中所羼括者何可據以爲的實也朱子之學居敬窮理也存心致知也存養省察也的是博文約禮家法台教

摘出格物窮理四字而謂其務節目而遺原本似乎於朱子面目尚有未肖也若就原本言之陸氏之學自是著力原本者第恐彼之所謂原本者非吾之所謂原本者耳教中所指先儒經書之語何語非該貫動靜而敦篤夫原本者昔朱子幼時亦曾好禪比見延平先生每有論說先生只言不是朱子再三叩請先生曰只讀聖賢書便見今存養主敬許多話頭皆聖賢精旨所在人苟虛其心平其氣去其好惡之念忘其先主之言只於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中將此等話頭一一領會而不敢誣爲我心註脚則此道正義可指日而了然矣倘不屑

務此而醉心於傳習定論諸書則彼家立論將此等字眼解註一齊換過如論語博文中庸博學皆不肯解作讀書大學格物只解爲爲善去惡令人一見即爲所惑不知會於此等處看破否也象山之徒有病狂喪心者有因酒駡人者其病狂喪心者即異教中所謂著魔者也其飲酒駡人者即異教中所謂訶佛駡祖者也以爲我既了道便一了百當任我棒焉任我喝焉無所不可也凡此等者因其人之不才實師學之誤人也堯舜之道譬則日月也陸氏之道譬則燭炬也堯舜之靜淵淵其淵也陸氏之靜池沼之澄也神聖而至堯舜其間儘

有等級若謂屏去私欲心不外放即是絕頂踞巔遂將堯舜孔孟併歸於守心地位高下實覺不倫此事當更作商量也正道一路也邪蹊百千也凡百異學誰不高言原本但正之與邪所差別處只在原本上毫釐之間總之彼家皆是養神吾儒獨是盡性彼家話頭亦有間似吾儒者吾儒話頭亦有間似彼家者世之學人始欲以非而混其似久將以是而斥為非矣是在精義君子虛其心平其氣只細心於聖賢書籍久當有以見之非一時筆舌所能取辨也先生語氣和平辨論允當所學所養蓋可知矣范氏彪西稱之曰先生殆古之狷者與

生平不求人知人即知而樂道之終非先生之志州守前後表厥宅里先生若罔聞知州之士大夫公舉純孝公舉實學州守貰其租庸先生若罔聞知敏果魏公屢走字商學嘉其繼往開來說項於太守袁公禮幣式閭敦請開講而先生終守溫公之所以待呂公辟公之所以待李南陽者即予木石亦有懿好之同曾走字闡揚於某道張公郡守梁公先生聞之曲為善辭若有不懌然者嗚呼先生謂為古之狷者實信夫當狂流橫肆之時學者少嚴謹氣象而先生以不屑者堅而持之閣修一室以砥狂瀾謂為狷孰如其狷與所著有大學濟言

中庸潛言中庸學思錄日知錄致知階畧仰思記冰壑

文集

同學諸子

潘錦　任宗陟　陶用曙　李毓秀

湘潭陳先生

先生諱鵬年字北溟號滄洲歷官河道總督生質剛毅不屈不撓偉然丈夫光明磊落而學本程朱心存仁義居平藹然睟然溫厚和平不露圭角而或以無禮犯之則不稍假借義正詞嚴雖彊禦不之畏其性然其學亦然也其序三魚堂年譜曰長洲陸先生曾爲嘉定令余守吳郡時其邑之士大夫至於田夫婦孺皆思之不置一墟一落各有祠宇及再任靈壽民之思之猶嘐志也嗟乎先生之感人如是豈無本而能然與余考先生年譜自始學以至全歸無日不講求於聖賢之道其黜異

端而崇正學可謂不遺餘力矣然究非倣傚焉大聲疾呼務爲醜詆以攻其隙也惟是講明吾儒之學晰義理於毫芒辨是非於疑似使天下之人於吾道燦然若黑白分而淄澠別也則異說不攻而自屈矣此歐陽子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也觀先生進而在朝退而在野出而爲一邑之宰處而爲黨塾之師官守言責敦然埤遺往來酬酢紛然雜乘未嘗一日忘學往往夢寐之間若或告之此豈待仕之優與夫時之暇哉惟然故丰采著於朝廷惠澤施於百姓本體之明以爲用之達初非有加毫末於性分之外及卷而藏之不俟終日而絕無幾微

芥蔕於其間彼無異故其素所蓄積然也我

朝昌明正學

聖天子表章孔孟程朱之理如日月之中天照耀無垠以故理學之儒接踵而興先生其當首置一座者也異日修崇祀之典將必有議而舉之者豈特桐鄉之祭而已哉記辛未先生以御史與邵子昆先生同有事棘闈余即以是年成進士會望見其丰采而未嘗一通請謁今乃得拜先生於祠堂讀其書聞其流風餘韻如親炙焉適先生譜成敬識數言於簡首以志夙昔嚮慕之誠如此云其四書宗朱心解序曰子承乏吳郡地衝事劇

敝敝焉從事簿書期會不復敢辭俗吏之嘲於曩者鼓篋舊業幾遂若隔世新安余生鴻業不遠千里持其所訂四書宗朱心解乞予言爲徵將以行世牘凡三四上而予不獲辭乃爲之言曰生是書之取義於心解也將索解於心乎抑將索解於言也苟索解於言則生之書尙矣如以心焉尙烏用是諄諄者哉然自季明羣言淆亂諸儒爭爲異說或附於陸或入於禪人人自以爲高明而不知詖淫邪遁以至去道彌遠而莫可返於是楊顧之徒薈萃大全及蒙存淺達纂爲約說以救正之其言一以考亭爲的而敷繹演貫無敢有牴牾於其間自

是以來莫不家奉一編以爲俎豆雖有增潤大率皆承
其流而揚其波鋟梨鏤棗幾於卻車充棟矣而有志之
儒惟恐其久而寖衰也故不憚申諭而重曉之非苟以
爲名而已若農之耒耜以刮磨而加利若匠之斧斤以
淬厲而加新此其用意良厚而羽翼傳註之功亦不爲
少若夫脫筌去蹄超然獨詣於聖賢之閫是又在好學
深思之士自爲領取不然苟惟是句比字櫛以拘牽於
文義之末是猶買櫝而還其珠也夫豈紫陽所樂許哉
其序蔣松巖先生思過處日記曰予嚮耳漢上蔣松巖
先生名未及有以相見也今春羈寓京江其嗣君東衍

持先生所著書以示予予反覆觀之歎其粹然爲儒者之言而所居思過處有日記若干卷欲予序而藏之予惟過之來也豈有涯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卽時而更者也常人之過如雲翳之生無地不見者也若謂指其一處而求之則他處或有不及防者矣然寡過於其動而思過必於其靜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夫計過於其夜則萬感既謝淸明復來回光返照其是非有不能自昧者故曰思過必於其靜也靜則必有其所今先生顏其室曰思過處固其所也猶夫張子之砭愚訂頑觸目可以自警

也然先生不徒思焉而已又從而記之記之何義也書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蓋有過而筆之於簡冊莫若春秋之大書特書幾無地可以自容日日而記之苟有過而不改不特心慙愧而顏忸怩當其下筆時己有難爲情者矣此私居之日記勝於侯撻也先生行之有年日記之書寖以成帙而其心猶岌岌然如不終日吾知其思愈嚴而過愈寡矣予濫官於外而遠去其鄉職業所繫亦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而不得其方雖憂介震悔而罪戾滋懼異日倘得歸老故鄉道經漢上猶得叩先生思過處而問之其道學正宗序曰自十六

字心傳之妙肇啟帝廷從此君相聖賢遞相傳授闡明
性理開示心學已更無遺義矣迄乎聖教寖衰師承漸
失學者罔知所宗諸家並起見識各殊異同雜出甚且
互相攻詆如仇敵矣傳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
慮先儒曰理一而分殊葢理學之在古今正如天地之
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原自兼本末該鉅細而言之其中
條分縷析不爽累黍要知似是而非之辨所爭止在毫
釐相去已不啻千里譬如人身之有血脈無所不貫即
毫髮孔竅一源稍有凝滯即此一處便是不仁通體亦
爲之不暢甚矣正學之難言也學之不明大約其原起

於氣質之偏纔且惑於異端沾染而失於不自知氣質猶可以學力變化獨異端邪說爲害最烈不特俗儒庸衆受其沈錮卽一二高明才智之士亦多失足其間無他意見一涉偏陂學術介乎疑似堅僻蔽障迷而不返是可歎也漢唐諸儒不無醇疵之差逮宋六子出從道統斷續存亡之會直接二千年來孟氏無傳之學遂爲吾道之正宗後之學者舍此將安適哉昔龜山親受業於伊川之門嘗疑橫渠西銘似近於兼愛伊川爲辨論往復至於再四始豁然而自釋夫以橫渠之學識大含細入無所不備猶不免於賢人君子之疑又焉得世之

學者人人潛心篤信如龜山而爲之師友者誨人不倦
盡如伊川者而與之言正學耶京江顧濂宗先生好學
君子也嘗著道學正宗一書上探羲皇繼以堯舜禹湯
文周孔孟及宋周程張邵終以紫陽朱子窮源溯流發
凡起例奉爲宗主兼採其圖書語錄列諸篇簡其所以
纘美先儒嘉惠後學之意固甚深切而著明矣讀是書
者尋往哲之緒餘味斯道之宗旨研究乎諸家之精蘊
折衷乎紫陽以爲指歸且不爲異說所惑其於千古理
學之正庶乎其不遠云爾先生剛方正直居官臨事見
有不可雖大府不能强其一諾兩次守大郡兩見陷害

幾致死而皆獲邀

恩寬宥白衣供奉每

召對詢問率踰時馬營口決總督全河河道所至以除

害安民爲主金陵姑蘇淮安懷慶等處至今愛戴如新

廟祀不絕視古循吏有過之無不及也所著有道榮堂

集卒諡恪勤

孝感熊先生

先生諱賜履字敬修原字素九歷官東閣大學士謚文端尊朱子闢陽明著學統閑道錄程朱學要十子學要下學堂劄記會約等書謂洙泗之統惟朱子得其正濂洛之學惟朱子滙其全又謂自開闢以來未有孔子自秦漢以來未有朱子朱子乃三代以後絕無僅有之人又曰不有孟子則孔子之道不著不有朱子則程子之道不著而孔孟之道亦不著不有羅子則朱子之道不著孔孟周程之道亦不著而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亦因之不著蓋羅子之道朱子之道也朱子之道程子之道

也卽孔孟之道也卽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列聖諸賢授受惟一而守先待後閑聖距邪之功則戰國之孟子宋之朱子明之羅子尤其昭日月而垂天壤者也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羅子之功不在朱子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夫羅子豈可與朱子比哉特以良知肆行之時而能謹守朱子砥柱狂流則亦朱子己矣又曰孩提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論其本體誠如是也然能卽能其所學者知卽知其所慮者中卽中其所勉者得卽得其所思者學卽學其所能者慮卽慮其所知者勉卽勉其所中者思卽思其所得者且

不學而能是不學之學不慮而知是不慮之慮不勉而中是不勉之勉不思而得是不思之思不能而學是學其不學不知而慮是慮其不慮不中而勉是勉其不勉不得而思是思其不思若徒騖於不學不慮不勉不思之虛名坐棄其與能與知自中自得之實理廢置有本體之眞工夫嘗認無工夫的假本體希圖自在厥棄修爲而不知其與禽獸同歸也亦甚非聖賢教人之本意矣又曰不學而能是良能學而能亦是良能不慮而知是良知慮而知亦是良知能而不學是良能不能而學亦是良能知而不慮是良知不知而慮亦是良知人但

知不學不慮之爲良知良能不知不學而學不慮而慮之乃所以爲良知良能但知不能而學不知而慮之非良知良能不知不能而不學不知而不慮之尤非良知良能也孟子此言正爲不善學不善慮者指出不學不慮之本體又爲泥煞不學泥煞不慮者指出不學而學不慮而慮之工夫使人知不學而能者竟以廢學而成不能不慮而知者竟以廢慮而成不知不學而能者必以學而後無不能不慮而知者必以慮而後無不知其所謂不學所謂不慮者究不足恃而所謂學所謂慮者乃終不可廢也是所望於善讀孟子者又曰無思無爲

不在思爲之外不學不慮不在學慮之外思只思這無思的爲只爲這無爲的學只學這不學的慮只慮這不慮的無思無爲何曾少得思爲不學不慮何曾廢得學慮無思之思無爲之爲何礙其無思無爲不學之學不慮之慮何害其不學不慮錯認本體以無思無爲不學不慮爲元空爲自在爲不致毫力爲不起一念錯認本體因錯認工夫以思爲學慮爲騖外爲襲義爲倚靠隳落爲幫貼障蔽殊不知聖賢之所謂無思無爲不學不慮者果指何物且既曰無思無爲不學不慮矣而復諄諄教人以思爲學慮之方者豈聖賢立言自相矛盾㢠

是耶學者所當深長思之也又曰命也性也道也教也一以貫之也如云無善無惡則是在天爲無善無惡之命在人爲無善無惡之性率無善無惡之性爲無善無惡之道修無善無惡之道爲無善無惡之教不知成何宇宙甚矣姚江之徒之謬也讀此數則可知先生之學矣先生中年被罷流寓金陵寄懷園林溪壑曰愚齋曰樸園曰歸潔園曰豁然樓曰默默軒假名勝以徜徉擇幽深而遊息依山傍水問柳尋花則與遷客之流連騷人之寄託同其懷抱也

同游諸子

陳說巖　杜濬　李嶰　劉藜光
周節　施虹玉　洪秋上　錢礎日
高節培　周鹿峯　汪文儀　李仁熟
俞春山　鄭肯崖　蕭介石　陳省齋
劉道尊　黃伯和　范彪西　梁艮夫
汪匪我　韓元少　張寄亭　周澹園
李托裕　劉然　洪名　劉西澗

太倉陳先生

先生諱瑚字言夏號確庵生於明季與陸桴亭先生講義理之學著有聖學入門書分小學爲六日入孝曰出弟曰謹行曰信言曰親愛曰學文分大學爲六曰格致曰誠意曰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曰治平小學先行後知大學先知後行小學之終即大學之始而每日課程以敬怠善過自考其序曰人之所同者心也心之所同者理也同此心同此理而或不同者拘於氣質之偏而牿於物欲之累也氣質物欲不同矣而可以至於同者學也蓋嘗取而譬之木之生也曲直巨細長短之不齊然

而有齊之者規矩準繩而已矣人之生也智愚賢不肖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學而已矣學也者爲人之規矩準繩也三代以上其法大備八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葢自王公卿士以及州閭族黨之俊秀皆莫不出於學而其所以學者又莫不出於一而無百家衆說雜揉於其間此治化所以日隆而人才所以日盛也吾夫子以匹夫而師天下從其教者三千之徒葢已衆矣而其所以訓成人而造小子者不越乎入孝出弟之數言與博文約禮之二事入孝出弟古者小學之法也博文約禮古者大學之法也然則小學大學豈非爲人之規

矩準繩而作君作師之所不能外者哉秦漢而後下逮五季其統中絕宋程朱大儒輩出始尊信聖經而考訂之兼輯內則少儀諸篇以補小學之闕然後古人之教法粲然復見明興紹百王之統緒集諸儒之大成於大小學諸書家誦戶曉而課士取人以此爲準沿習旣久則又僅爲口耳餖飣之陋習而毫無當於身心家國之際殊有悖乎朝廷建立學校作養人才之盛意噫亦可歎矣愚自崇禎丁丑始與桴亭陸子寒溪盛子藥園江子相約爲遷善改過之學時桴亭作格致編首提敬天二字竊見千聖心法愚用力此道頗得要領因定爲日

紀考德法而揭敬勝怠勝於每日之首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於每月之終自是以後同志漸廣旬有旬會月有月會講習切磋多歷年所方且以爲絕學可興而古道可復也不意巳午之交歲且洊饑蝗蝻疫癘民不聊生而轉盼之間更有不忍見聞者矣嗟乎國家之盛衰視其人才之消長人才之消長視其教化之興廢教化興廢之關人心生死之會也人心不死則天命流行而乾坤立人心死則天命不行而乾坤亦幾乎毀矣治亂之故豈非人心爲之哉邇愚遯迹蔚村朝夕往來得瀾上數友而吾婁諸同學往往過而問焉間從虞膠長者遊

大約所感歎者世道人心之故所砥礪者道義名節之
語始益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人皆可以爲堯舜非
虛語也乃敢有蓮社之約其一章曰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竊附於呂氏藍田文
公白鹿之意以期善相勸過相規然不過大略而已向
未足以暢厥旨也不揣固陋後取大學中格致誠正脩
齊治平之目條分縷析晝爲義例俾同人有所遵守而
小學則本夫子孝弟數言約其大凡以附其後令遜遨
二子亦從事焉合之曰聖學入門書悲夫天之生此民
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愚年方四十茫乎

未有知覺而道不明德不立曉夜以思爲之且懼且恥猶幸得從諸君子之後竊聞聖人之緒而輒爲是書願與吾黨兢兢奉行如規矩準繩之不可廢倘有聞吾黨之風振起而昌大之者將人心可以死而復生大道可以晦而復明三代之人才可以絕而復續也不亦千古之一快也哉其論日省敬怠曰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小學不繇乎敬則無以涵養乎本原而謹夫灑埽應對之節與詩書六藝之教大學不繇乎敬則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明德新民之功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有內敬主一無適是也有外敬整

齊嚴肅是也有靜時之敬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也有動時之敬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是也有一日之敬終日乾乾夕惕若是也有一息之敬終食之間不違仁是也有統體之敬欽明恭巳聖敬日躋緝熙敬止是也有物物之敬足容重手容恭非禮勿視聽非禮勿言動是也先儒曰敬勝百邪入小學者一日之中時時若父母之訓誨師保之提撕入大學者一日之中時時若上帝之臨汝鬼神之來格豈非所謂一敬立而萬善從之者乎故容有善而未必敬者矣未有敬而不善者也學者誠繇是而用力焉則庶乎其近道矣其論日省善過曰君

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遷善改過此君子集義之學也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以爲聖人之亞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所以爲百世之師古之聖賢下學而上達未有不從事於遷善改過者也或曰儒者分卑而力微無善可爲亦無過可紀奈何曰人之爲善非必有所矯揉造作而爲之也善過無他是非而已但於一動一靜之間存心察之何者爲是是卽爲善何者爲非非卽爲過則善過將有不可勝道者矣況天下之理無有介於善不善之間者一出乎善卽入乎過而又何善之無可爲何過之無可紀

哉然皆過一也有似重而實輕似輕而實重者有本大而反小有本小而反大者有本為善而有為而為反可為過有本為過而觀過知仁反可為善者循此便可窮理即此便可精義此又存乎吾心之權衡臨事之裁斷能用力於此者當自知之先生語語切近隨處鞭辟近裏不襲明季講學家窠臼故𡗝東之學特為篤實云